

第十三回 念忠良義結芝蘭 全名節假求配偶

卻說熊浩弓馬熟練，慣用雙槍，力大無窮，卻又飽學，為人仗義疏財，恤孤憐貧。娶妻徐氏，容貌平常，為人賢淑，夫妻相敬如賓，時年二十歲，未生男女。是日，徐氏誕壽，親人女眷前來相賀，方要回去，不一時火把執起，各眷起身，門首安靜。呂忠見一壯丁欲閉門，主僕向前，少華拱手：「小人權姪貪趕路徑，錯過客店，特到寶莊借宿。」莊丁曰：「爾既是出外人，因何無鋪蓋？焉知好歹，不借不借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只因要趕路，嫌其過於耽擱，故不帶為便。來日飯雜房金，自當奉送。」莊丁曰：「我們昨夜至今未睡，無暇留客。」少華懇求曰：「別家門戶俱閉，難以借宿。家叔年老，難受饑寒，只求方便，飯雜房金加倍奉送，決不有虧。」鄭莊丁怒曰：「我又不開客店，爾既有房金，何不到別處安歇？」正在喧鬧，忽聽得內裡有人罵曰：「爾這斯又與那個對口？」那莊丁曰：「告稟員外，這兩個人不知從哪裡來，焉知好人歹人，因此辭不借宿，他只歪纏不去，故此爭鬧。」言未畢，內面熊浩早已步出。皇甫少華見其頭戴白綢將巾，身穿藍縵線袍，腳踏一雙紅鞋，白絞緞襪，知是好漢，即上前作揖曰：「只因家叔年老，難受饑寒，人家俱皆緊閉，故此羅嚷，驚動員外，大為不該。」熊浩見那少華容貌，心中明白，乃答禮曰：「村漢無知，休怪。請進內安歇。」少華主僕稱謝，同入莊來。熊浩請他二人來到一處幽靜書軒，問曰：「足下何方人氏，尊姓大名？」少華曰：「小人呂陵，叔父呂忠，乃是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氏，今因尋親，路過貴地；若非員外收留，今晚流離失所。」熊浩曰：「敢問足下，既在江陵縣，可知皇甫敬元帥如何降番，公子如今何往？」皇甫少華駭然，停了一會，答曰：「他乃是官家，我與他素無往來，不知詳細。」熊浩心中早已明白，即令家人速去備酒前來。家人領命，進內廚房去了。

熊浩見四下無人，對皇甫少華曰：「敝地喚俊彥村，乃湖廣岳州平江縣管轄。弟名熊浩，字友鶴，恭中武舉人，前科進京會試，不第回來，承祖遺薄業，故立心濟弱扶危。竊慕皇甫元帥年少高第，屢次平番，立下奇功，真人中之龍。近見欽差圖畫皇甫公子形狀，著天下擒捉，想皇甫元帥乃大英雄，又居顯職，既被妖道所擒，必是被禁，決不致於降番，定是地方官水面打探不實冒奏，真為可惜。但願皇甫公子選到此間，弟與他異日一同征番，救回元帥，為忠良吐氣。足下亦是英雄氣概，必有同心。」少華聞言，傷起心來，清然淚下。熊浩曰：「弟適見足下龍眉秀目，與圖形相似。今又見下淚，莫非就是皇甫公子否？不妨實說，何須隱諱？弟有意相救。」皇甫少華兩淚交流，倒身下拜曰：「小弟正是皇甫少華，多蒙垂念，敢不實說。」熊浩曰：「幸遇公子，真是天從人願，大為有幸。」連忙還禮，兩人對拜起來。少華分賓主坐下，呂忠立在旁邊。茶罷，家人把筵席送上來，熊浩叫再備酒飯，令呂忠自在自飲。熊浩與少華飲酒，筵席真是豐盛。熊浩問曰：「令尊何故如此被害？」公子就把射袍奪婚，劉捷舉薦征番等情言明：「諒必劉捷換錶啟奏，故欲投奔親人避難，異日乎定番塞，好改名換姓，救父回朝，以盡忠孝。」熊浩曰：「劉捷助子為惡，真是可恨。」二人談起武藝兵法，方知少華亦是文武全才。熊浩大喜曰：「公子有此真才，不愧將門之種。」二人話說投機。少華曰：「弟今負罪，來早便起身，倘在此延緩，被官府知道，累兄不少。」熊浩曰：「目今官府查訪甚嚴，倘有不測，如何是好？況兄龍眉易認，一到路上，必被擒捉。且喜弟住家離城遙遠，舍下深密，只可在此安身。」少華曰：「多承美意，恐有泄漏，累及兄長滿門。況方才借宿，今若此地安身，家人豈不議論？」熊浩曰：「這個容易，來早當如此如此，便可瞞過家人。」皇甫少華飽煖已畢，熊浩令家童掌燈，引皇甫少華主僕兩人入書房安寢。呂忠密對公子曰：「公子奔走道路，實是不便，我看熊浩相公是個正人，且如此美意相留，可在此安身為妙。」少華曰：「我亦要在此居住。」主僕安歇。

次早起來，家人送上湯水，梳洗畢，熊浩即請到花廳同吃點心。家人送上酒席，熊浩與少華暢飲。二人談論文武，方知熊浩亦是文武全才，情意相投。熊浩對公子曰：「恨某命乖，並無兄弟姊妹，意欲與兄結為兄弟，異日富貴同享，患難同受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少華曰：「弟係天涯浪子，兄乃富貴雙全，若蒙結拜，感激不盡。」熊浩大喜，著家人備下香案，立下千斤重誓。熊浩年二十一歲為兄，少華年十五歲為弟，即請出徐氏，上堂相會。自此合莊人等稱為呂相公。那熊浩見呂忠誠實，詢知其算寫皆精，熊浩亦以家事交呂忠料理。少華一心只念夫人、小姐被擒進京，性命不保。熊浩遂遣家人往山東登州府管下打探番兵並皇甫元帥消息，不表。

且說刑部官押尹氏母女進京，路過山東青州府管下，有一座吹臺山，山上有一位頭目，名喚單洪，這一早率了一百名樓羅下山，伏在深林中，自己騎一匹馬，趕上前打探客商，好待劫取財物。方才趕上六七里路，遇著刑部官押送尹夫人母女前來，單洪勒馬在路旁觀看，只見兩輪囚車，囚著兩個婦人，不但那青年的美貌，就是那老年的，約莫四十餘歲，卻辦丰姿端麗，容貌可愛。單洪不覺動火，忙忙拈馬回來，加鞭趕向林中，下馬吩咐樓羅曰：「適才見一隊官軍，解送兩個婦人，容貌美麗，看來必是母女，面貌彷彿。莫說那少年女子豔色，就是那中年婦人，卻亦令我動火。稍停若到，爾等可竭力殺死解官，其餘官軍不戰自散，把兩個婦女劫上山中，使我受用，俺自備酒請爾等。」內中有幾個嘍囉笑曰：「新大士數日前有令，虜捉婦女者處斬，姦淫婦女者剝皮。你倒不怕剝皮否？」單洪曰：「吾已主意定了，大王少年獨宿，豈不寂寞？那少年女子王好匹配，就送與大王為壓寨夫人，那中年婦人俺就取來為妻，大士自然歡喜，連爾等亦有功勞。」眾嘍囉大喜，願效死力，打點大戰。不多時，官軍已到，眾樓羅一片鑼聲，攔住去路。單洪挺槍縱馬，向前大叫曰：「來者官軍，快送上三千兩買路錢前來，饒爾性命，若是遲延，管叫爾死在眼前。」校尉軍見盜賊敢劫官軍，定是利害，即忙停住，報入隊內，來見解官曰：「前面有盜賊隅路，索討買路錢，十分無禮，請令定奪。」刑部官自恃許多官軍，大怒曰：「無知草寇，敢來討死！」喝令校尉軍把囚車推在林中看守，自己執了雙劍，帶護送官軍上前罵曰：「狗強盜，劫人辦須打探。我等乃奉旨解送欽犯家眷進京治罪，那有財帛與你作買路錢？快快讓開大路，我好起程，休得妄想。」單洪曰：「既是解犯，無有財帛，可將欽犯留下與我為質，爾速進京，問天子取銀來贖欽犯回去未遲。」刑部官大罵曰：「狗強盜，少猖狂，欺侮本欽差，看劍罷！」右手舉起寶劍砍來。單洪把槍架開，罵曰：「狗官，明是討死！」回手一槍刺來。刑部官乃是文官，如何敵得單洪，不上七八回合，被單洪一槍刺中前心，死於馬下。嘍囉一擁，殺向前來。護送軍士見軍官已死，誰肯向前拼命？被嘍囉殺上，校尉軍只得向前交戰，不上數個回合，被單洪奮勇殺死十餘名校尉軍，其餘逃走，囚車鋪蓋，盡行棄下。單洪追了一番，方才回馬，令嘍囉把囚車並二婢、鋪蓋，一齊推送上山去；又令把殺死屍首埋葬，又得許多軍器。

單洪催馬上山，令打開囚車鑰拷。夫人、小姐喝曰：「此乃朝廷刑具，誰敢妄動？」單洪笑曰：「爾等好不識時務，好意殺死官軍，救爾性命，還不知道我恩德。」夫人即曰：「爾殺死朝廷命官、官軍，朝廷豈不見疑於我？如

請解進京受死，斷不在此，以受叛逆臭名。」有幾個嘍囉，不容分說，早將鑊鑄打開。單洪來到聚義廳察曰：「小將方才見解官領了四百餘名官軍，解兩個婦女，乃是母女，被小將殺了軍官，並十餘名軍士，劫了兩個婦女上山，特來親明。」那大王搖頭曰：「爾好多事，解官乃朝廷命官，不該殺死，況動奪婦女何益？」單洪曰：「那兩個婦女極有姿色，那少年的送與大王為壓寨夫人，那中年的賞與小酌為妻，卻不是救了兩條性命？爾我又各有妻子，豈不兩便？」大王笑曰：「爾娶他母親，我娶他女兒；算來你是我的岳父，我是你的半子，你豈不討我的便宜？」單洪曰：「小的只要有妻子，便已過望，焉敢妄稱甚翁婿？」大王曰：「如此可將婦女帶來，待我審問，自有處置。」嘍囉押了母女上堂，二婢戰戰兢兢在地跪伏，夫人、小姐頭亦不舉，遠遠的面向外而立。大士問曰：「汝這兩個婦女，見我為何不拜？」夫人曰：「若見現任的捕巡撫司，我應當拜見，若見大王，斷無拜見之理。」大王笑曰：「難道我倒不及一典司麼？」夫人曰：「典司雖卑，卻是命官！大王雖強，終身綠林，豈有拜見之理？」大王曰：「此言極是，爾丈夫官居何職？姓甚名誰？犯的何罪？可即說來，我自自有道理，夫人即將丈夫姓名事由，征番被害，起解事情說明，只求大王放到有司官請罪，並解上京，受死無恨。」大王喜曰：「尊夫原來就是皇甫元帥！我聞得他征剿北番，血戰三年，立下汗馬奇功，今必被番兵拘禁，豈有降番之理了此必奸臣冒奏。但夫人盡節猶可，令媛乃是女流，將嫁外姓，受累不診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女未嫁，尚是一家人，故願死孝。」大王曰：「難得令媛賢孝，但我已殺了解官，奸臣必奏是爾親友劫殺。爾等進京，黑白難分，枉死無益。俺非綠林出身，俺姓韋名勇達，自幼好習武藝，在家守田園。家父在京，官拜御史；因奸臣讒言，被遣往西番，催貢不歸，未知存亡。我故欲往探父親消息，路過吹臺山，老僕尤慎先行，被此山賊首韓虎殺死，劫了行李。我後到了，見老僕屍首，一時發怒，殺死韓虎。嘍囉見我英勇，又因無了頭領，求我上山為頭領。我想在此招集人馬，請旨願往征西番，救父回朝，以全忠孝，故暫為棲身，候時舉義，非欲久居綠林。俺年十七，少未受室，小姐尚未受聘，或是天緣湊合，願求小姐成就此婚，夫人一起佳此安身。候我人馬集齊，那時受朝廷招安，往登州痛剿番寇，救回尊夫，以立功名，望夫人休要推蒙。」夫人、小姐起初推蒙，不曾看大王，今聞此言，舉頭一看，見這大王生的面貌端厚，一對俏眼，令人魂消，身材微瘦，皮膚猶如瑞雪，潔白細膩，光潔如白璧無瑕。尹夫人吃了一驚，暗想此子容貌，若作女流，與吾女容貌不相上下，難分彼此，分明是官家子弟。

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，肯將就此婚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